



他精于权谋，未及成年便饱尝流离之苦；
他背负着复兴家族的使命，韬光养晦，忍辱负重；
他以自己的雄才大略，延续着成吉思汗的辉煌，
书写着自己的传奇！

田芳芳◎著

CAOYUAN YINGXIONG
HUBILIE

中国
历代
风云
人物

草原英雄

忽必烈

『下册』

中国铁道出版社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草原英雄

忽必烈



田芳芳◎著

下册

中国铁道出版社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草原英雄——忽必烈：全2册 / 田芳芳著. —北京：
中国铁道出版社，2017.3
(中国历代风云人物)
ISBN 978-7-113-22640-4

I. ①草… II. ①田… III. ①忽必烈(1215-1294) -
传记 IV. ①K827=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12973号

书 名：草原英雄：忽必烈
作 者：田芳芳 著

责任编辑：刘建玮

电 话：(010) 51873038

封面设计：MX DESIGN

电子邮箱：liujw0827@163.com

责任印制：赵星辰

出版发行：中国铁道出版社（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 邮编100054）

印 刷：北京尚品荣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：28.5 字数：543千字

书 号：ISBN 978-7-113-22640-4

定 价：59.80元（全二册）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购买铁道版图书，如有印刷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。电话：(010) 51873174（发行部）

打击盗版举报电话：市电(010) 51873659，路电(021) 73659，传真(010) 63549480



【第八回】

贤圣妙诣安社稷，奸佞玩物误朝纲

平息了阿里不哥、李璫的反叛之后，大蒙古国在忽必烈的领导下，仅几年的工夫，就健全了中央机构，完善了由忽必烈统帅的权力系统。

自中统元年（1260年）建立中书省后，忽必烈把总理中书省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的权力交给了自己的儿子。中统四年（1263年），忽必烈又置枢密院，统领大蒙古国的军事枢纽。由于这是掌管全国兵力及其部署的关键部门，故而忽必烈不放心汉人及外人插手，皆由自己的儿子及蒙古宗亲掌握。中统五年（1264年），忽必烈下诏改开平为上都，改燕京为中都，又颁诏改元为至元，言明拯民之首要是要让百姓安居乐业等等。

这一年的八月，忽必烈颁改元至元诏中曰：

应天者唯以至诚，拯民者莫如实惠。朕以菲德，获承庆基，内难未戢，外兵未戢，夫岂一日，于今五年。赖天地之畀矜，暨祖宗之垂裕，凡我同气，会于上都。虽此日之小康，敢朕心之少肆。

比者星芒示儆，雨泽愆常，皆阙政之所繇，顾斯民之何罪。宜布唯新之令，溥施在宥之仁。据不鲁花、忽察、秃满、阿里察、脱火思辈，构福我家，照依太祖皇帝扎撒正典刑讞。可大赦天下，改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。于戏！否往泰来，连续亨嘉之会，鼎新革故，正资辅弼之良。咨尔臣民，体予至意！

至元五年（1268年），忽必烈又创设了草原诸汗皆闻所未闻的督察机构御史台，是主要管理全国官员的不法行为的机构。这个机构是忽必烈在李璫、王文统被诛后建立的。

中央机构的完善，对社、村的管理也容易起来了。忽必烈改造了蒙古国原有的千户体制，让农村五十家为一社，设社长督管农务及生活诸事。同时倡导大兴

水利，鼓励农桑，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。

忽必烈面对蒙古权责不清、中央机构混乱的状况，令刘秉忠、许衡等人定内外之官。

刘秉忠说：“大汗，唐宋以来，中央实行三省制，但宋国实际起作用的是丞相、枢密院、御史台，掌管军事和监察。我们应仿照宋制，在中央设丞相掌行政，枢密院掌军事，御史台掌监察。”

忽必烈说：“子聪先生此意为何？监察设置有何作用？”

刘秉忠说：“大汗，南宋为何衰落？因为贾似道卖官。这官怎么能卖呢？他们买来官之后，肯定要下狠心把买官的钱捞回来，这样，岂不毁了百姓。”

忽必烈说：“确实是这样。”

刘秉忠说：“您想，他们必定从老百姓头上摊派一些多余的银子，才能既完成国库那一份，再余下自己想捞的那一份。这样下去，百姓不就毁了吗？”

忽必烈说：“是这样的。”

刘秉忠说，“国库只许他筹三十万两，但他要想捞三十万两，只需每个百姓人头多加一倍就行了。他捞上三十万两银子，上下打点用去十万两，自己还能落得二十万两，何乐而不为呢？”

忽必烈说：“他送去的十万两，人家还会重用提拔他哩。”

刘秉忠说：“正是。”

忽必烈说：“他送去的十万两，心中自然不甘，他还要下狠心从百姓头上捞，如此下去，又苦了百姓。”

刘秉忠说：“大汗英明。”

忽必烈说：“看来是要加强督察之力，把那些人查出来。”

刘秉忠说：“还有一怕。”

忽必烈问：“怕什么？”

刘秉忠说：“怕搞监察之人也是一个贪官。大汗试想，上边来人监察我，我就给上万银两，那上边来人还忍心来监察于我吗？肯定是于心不忍。”

忽必烈说：“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斟酌的事情。”

刘秉忠说：“大汗，政体要更新，且要不断更新。”

忽必烈说：“天下国家，犹如一人之身，中书省是我右手，枢密院是我的左手哇。”

刘秉忠说：“大汗，中书省不能专权，枢密院更不能专权。”

“专权？”

“大汗，中央机构要精干、实用。”刘秉忠笑了笑说，“大金和南宋如何能亡？还不是官设得太多。”



“那么，总得有人来管理百姓。”忽必烈笑着说，“就像一群羊，总得有人来牧。无牧者，羊群是要乱的。”

“大汗，”刘秉忠说，“百姓是羊又不是羊，可牧又不可牧。”

“怎么讲？”

“他们能为羊，是因为有草吃。”刘秉忠笑着说，“大汗，中原老百姓是天底下最好的百姓呀！”

“他们很温顺。”

“是很温顺。”刘秉忠说，“他们只要有吃的，能吃饱肚子，就会各安其命，就会听天由命，就会安居乐业。只要不关他们的事，他们都不问。”

忽必烈笑了笑。刘秉忠问道：“不知大汗您是否同意我的看法。”

忽必烈点了一下头。

刘秉忠接着说道：“但是，大汗，他们有时又不是羊。”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虎。”

“为何？”

“大汗，”刘秉忠说，“百姓们在有吃有穿的情况下会各安其命，但在衣不蔽体、食不饱腹的情况之下呢？”

“没有穿没有吃的情况下……”忽必烈皱了一下眉头。

刘秉忠耐心地等待忽必烈说话，他多么期望忽必烈能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啊！但忽必烈依然沉吟不语。

刘秉忠说：“大汗，当官之人，只有心系百姓，百姓才能不成为虎呀！你想，当官如贼，见百姓就抢、就夺、就拿，百姓能不怕吗？”

“不能不怕。”

“百姓能不反吗？”

“不能不反。”

“百姓能心安吗？”

“不能心安。”

“百姓愿意安常守顺吗？”

“不愿意。”

“那百姓还会做羊吗？”

“不会。”忽必烈望着刘秉忠，很满意地点了一下头。忽必烈终于明白了刘秉忠的良苦用心，他下决心重整政体。

忽必烈采纳了刘秉忠等人的建议，在中央设立中书省、枢密院、御史台机构，中书令为中书省之长，由皇太子兼任，下设官员无定数，定右丞相、左丞相

各一人，总领省事，统率百司；设平章政事四人，为丞相的副手；设右丞、左丞各一人，参政知事三人为执政官。忽必烈在改革中央机构的同时，对地方机构也作了改革和整顿，逐步建立健全了行省制度。当时，将大都周围的河北、山西、山东称为腹地，由中央的中书省直接统辖。

建立元朝后，忽必烈在全国设十个省，即陕西，辖今甘肃、内蒙古一部分；甘肃，辖今宁夏；辽阳，辖今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及内蒙古其余部分、黑龙江以北、乌苏里江以东至俄罗斯南地区；河南，辖今湖北、安徽、江苏长江以北；四川，辖今陕西、湖南；云南，辖今云南、四川、广西、泰国、缅甸北部；湖广，辖今湖南、贵州、广西、湖北、广东；江浙，辖今浙江、福建、安徽南、江苏南、江西、澎湖、台湾；江西，辖今江西、广东；征东，辖今高丽、日本。忽必烈在十个行省之外，还在漠北设和林转运司，改作和林宣慰司都元帅府，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，管理政府所属军民和城郭、工局、仓廩、屯田、驿站等事务。

忽必烈通过吏员出职选拔官员，为了保证官员的行政效率，制订了一系列吏员出职和官吏考核、监察制度。还规定，每年各级官员都要向上荐举吏员，称为发贡，这一套官吏选拔、考核制度，基本上属于中原王朝汉法系统。

阿合马找到真金：“殿下，此为汉法治国，这还是蒙古人的天下吗？”

“父汗不是我们蒙古人吗？”真金也是一肚子气。

“长此以往，还不是刘秉忠把持朝政吗？”

“刘秉忠能反不成？”真金说，“到时有人治他。”

“如何治他？”

“他言行严谨，现在是找不到办法。”真金叹了一口气。

阿合马说：“办法倒是有，怎么能找不到办法呢？”

“什么办法？”

“刘秉忠儒吏兼通，他的弟弟在下面办学敛财。”

“阿合马，你听好。”

“有何吩咐？”

“这财权归你掌管，如有纰漏，还不是你的责任吗？”太子真金叹了一口气，“阿合马，你斗不过他。”

“会的。”

“不可能。”

“有办法。”阿合马心中不服，把牙咬得咯嘣作响，“刘秉忠独揽朝纲，到处任用汉人，总会有疏忽谋私的地方。”

“这是父汗应允的。”真金叹了一口气说。

“大汗有时太纵容他了。”阿合马说，“让我说，该削一下汉人的权势。您



第八回

贤圣妙诣安社稷，奸佞玩物误朝纲

想，将来您执掌天下，如何管得了这么多汉人，不如现在趁早除去。”

“除去什么？”

“汉人官僚。”

“这不行。”

“为何？”

“有违圣命。”

“那当如何是好？”

“阿合马，刘秉忠任用汉人，就是在安插亲信。”真金说，“咱们也可以任用自己的人，对吗？”

“殿下英明。”

“安童如何？”

“他才多大，能给他安一个什么职？”

“去禀告父汗，就说安童有经天纬地之才，不就行了？”真金说，“话是可以说的，但看由谁来说。”

“谁说？”

“刘秉忠。”

“让刘秉忠举荐安童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行吗？”

“行。”真金说，“先让安童到沉堂寺去，那里正是刘秉忠之弟办的学堂，不少蒙古贵裔都在那里。”

“在哪里？”

“三座和尚楼之间，住持是几位德高望重的法师。”真金说，“我听过他们的经课。”

“如何？”

“习行移算术，字画谨严，能言善辩。”真金说。

“不简单。”

“是的，那里人士才识明敏，吏事娴熟，日后都会补充为吏。”真金说，“刘秉忠还能不信他弟弟？”

“会的。”

“那就快传安童。”

“是。”阿合马应声而去。

安童衣甲整齐，面色沉静地走了进来。真金曾和他是儿时的伙伴，几年不见，都已成了大人。而当阿合马把安童带到真金面前时，真金都愣住了。

阿合马说：“这位就是安童。”

真金说：“小弟，咱们有些日子未曾谋面了。”

安童说：“是的，多谢殿下还把我记在心上，真是感激涕零。”

安童身材端端方方，胸脯宽宽大大，他那大脑袋上的头发卷曲着，穿着金黄的绸衬衫，绒布裤子。他的头发发亮，浓眉底下一对明亮的大眼，还有年轻的小黑胡子下边雪白的牙齿，都闪闪发光，他那绸衬衫柔和地闪光。他几乎没有眉毛，没有睫毛，生有红褐色的眼睛。他穿着黑袍子，举动里有一种温雅，很有些特别。

安童见真金在盯着自己，就笑了笑，说道：“我还是老样子，不太注重修饰，只是随便惯了。”

真金说：“这样很好。”

安童说：“殿下召我来有何重要之事呢？我只想过一种平民生活，安居乐业、恪守家训。”

真金说：“你乃忠臣之后，怎能以平民论之？”

安童说：“不能以民众视之，将是我最大的遗憾。”

真金说：“什么遗憾，我没有听懂你说的话。”

阿合马说：“安童的意思，是想过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。他守着老国王木华黎的封地，在宫中做怯薛头领，他就很知足。”

安童说：“是很知足。”

真金说：“很知足？难道不思报国就知足了吗？”

安童说：“在下时刻念着忽必烈汗的恩典，以图报效。”

阿合马说：“安童真是少年英才，难得的英才。”

真金说：“既是难得英才，就请出来为汗国做事。”

阿合马说：“应当出来。”

安童说：“在下不敢。”

真金说：“有何不敢？现在汗国正是用人之际。”

安童说：“不敢以人才自居，只是一个书蠹而已。”

阿合马说：“怎么能这样说呢？咱们都是汗国的精英，为汗国效力，以后，更应勤思为汗国效命。”

安童说：“我是一个散漫之人，也已过惯了散漫生活，不想理政事。再者，从政需要一颗激进不言败的心，在下不思进取，怎敢妄言为国效力，只怕误了军国大事。”

安童说完之后，长叹了一口气。阿合马看了一眼真金，又看了一眼安童，也长叹了一口气。真金有些抑郁，他不明白安童为何会淡泊名利，也不明白安童为何突然对他冷淡了许多。



真金拜见母亲时说：“安童为何会是这样一个人？”

察必听了真金的述说，却感到安童是一个难得的人才。察必说：“孩子，你应当多亲近像安童这样的人。”

“多亲近他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那就是要远离阿合马这样的人？”真金问，“母亲，您的言外之意，是不是让我疏远阿合马？”

察必点了一下头。

真金说：“这怎么可能？阿合马大智大勇，他人才难得呀。”

“比刘秉忠如何？”察必说，“阿合马总在你父汗面前说刘秉忠的坏话，可你听说过刘秉忠说过阿合马一个‘不’字吗？没有，这就是说阿合马不及刘秉忠。”

“不及他什么？”

“气量。”

“什么气量？”

“就是包容之心。”察必说，“为政之人当有包容之心，也要有宽容之心，这样方能不斤斤计较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不计个人得失，不抢功名利禄。眼下，安童正是这样的人才，难得的人才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你是皇太子，不正是你来举荐安童的吗？”察必说。

“是我举荐的。”真金有点懊恼说了过多赞美安童的话。

察必说：“这样吧，等你父汗来了之后，咱们再议一下安童的事。”

真金说：“父汗呢？”

察必说：“到刘秉忠那里去了。本来，他是想叫我一块儿去的，只是我感到身体不适，才没去那里。”

真金说：“又是到刘秉忠那里，我猜也是。”

真金满腹怨言地告别母亲察必，来到刘秉忠住处，正听得刘秉忠向忽必烈述说政体划分之法。

“大汗，”刘秉忠说，“如果推行汉人之法，则可大治。”

“大治？”忽必烈说，“汉法中也有一些不当之处。”

刘秉忠说：“是的，我们可糅进唐宋辽金制度之优。”

忽必烈：“什么优点？”

刘秉忠说：“设置路、府、州、县，路统于行省，设总管、同知等官员，府一级不普遍设置，统属也不一样，有的统于路，与州平级，有的统于行省，为直隶府，与路同级，个别的则直属于中央行省，设知府、同知等官员。州也可设



两类，一类直属于行省，称直隶州，与路、直隶府同级，县一级按户多少分上、中、下三等，设县尹、县丞、县尉等官。也就是设省、路、州、县四级官。”

听罢，忽必烈点了一下头。

真金在门外听到刘秉忠述说，也忍不住点头，感到刘秉忠为革新政体做了大量工作，费了不少心思。

忽必烈说：“多设一级，就会多出几百或几千甚至上万官员。”

刘秉忠说：“多出官员，也就多出了百姓负担。”

忽必烈说：“是。”

刘秉忠说：“可把路去掉。”

忽必烈说：“等一下吧。”

刘秉忠说：“比较通用省、府、县三级行政即可。”

忽必烈点了一下头说：“就设省、府、县三级官员吧。”

刘秉忠说：“我马上照办，挑出官员任用之名册。”

忽必烈说：“子聪先生之意还是多任用汉人，对吧？”

刘秉忠点了一下头。忽必烈说：“就怕会有许多蒙古人出来反对的。”

刘秉忠说：“可以设达鲁花赤，也就是蒙古人说的镇守者。”

忽必烈点了一下头。

真金折身去找阿合马，问他“达鲁花赤”是何意思。阿合马沉吟半晌，从心里暗暗佩服刘秉忠的八面玲珑。

阿合马说：“要想扳倒刘秉忠，看来得一个人。”

真金问：“谁？只要你说出那个人，我就去请。”

阿合马说：“八思巴。”

真金说：“走，咱们现在就去探望八思巴。”

阿合马和真金来到八思巴府第时，八思巴正研究官制改革事宜。真金问：“八思巴大人，汗国初行枢密院、御史台、宣政院三大机构，下面的官僚如何设置，又如何选备用人选呢？请教一二，望先生能不吝赐教，也好让我心中有数。”

八思巴说：“殿下，百官的任免进退，都要经过中书省审察。职官升迁，从七品以下归吏部主管，正七品以上由中书省主持，三品以上由忽必烈汗任用。六品到九品官职，由中书省敕授。”

真金说：“八思巴大人，能否告知我，在大汗国体制之中，是否还有分封采邑之制？那些诸王贵族怎么办？”

八思巴说：“我和刘秉忠大人是有两种看法，各执己见。”

阿合马说：“那么，八思巴大人是否同意分封采邑？”

八思巴说：“刘秉忠大人是不同意分封采邑制的。”



真金非常佩服八思巴的临机应变和见风使舵，他知道八思巴也许和刘秉忠没有多少分歧，只是在任用官制上有些不同看法而已，但八思巴为了不得罪阿合马，偏要把刘秉忠另当别论。八思巴的回答令真金十分满意，故而真金有些得意忘形地说：“八思巴大人，你和阿合马会成为我的左膀右臂的，当然，那要在我承袭汗位之后。”

八思巴心中大吃一惊，他没想到太子真金会如此张狂外露，只得说道：“殿下，虽然阿合马大人是回人，我是藏人，刘秉忠是汉人，但我们想着的都是汗国利益。”

阿合马说：“是啊，咱们处处都是为忽必烈汗着想，为殿下着想，为大蒙古天下的稳定着想。”

真金说：“大蒙古天下要想稳定，也非易事呀。”

阿合马说：“有殿下一心一意为国，没有难事。”

八思巴也点头称是。

真金说：“没有你们这些忠心臣子，怎能保得汗国无恙。”

八思巴说：“忽必烈大汗有过人之才，也会用人呀。”

真金说：“八思巴大人，是不是汗国有点用汉人过甚了。汉人权势过重，是不是要危及汗国？”

八思巴愣了一下，至此他才明白了阿合马和真金的来意。

阿合马说：“八思巴大人，忽必烈汗让你和刘秉忠刘大人一道整顿吏治，你是不是也同意用这么多汉人呢？”

八思巴本能地摇了摇头：“殿下，我是拥护您的。”

真金点了一下头：“我知道八思巴大人的心意。”

阿合马说：“平心而论，八思巴大人，殿下是很欣赏您的，时常在人面前夸八思巴大人有治国之才。”

八思巴不卑不亢地说：“忽必烈汗夸我结束了吐蕃三百年战乱。”

阿合马说：“这正是惊世奇功，也正因此夸你有惊世之才。”

八思巴说：“多谢太子夸奖，我心中有愧，对殿下做得很不够，有许多方面都做得不够，心中有愧。”

阿合马问：“有什么愧？八思巴大人，你不忠于真金殿下吗？”

太子真金瞪了阿合马一眼说：“阿合马！八思巴大人，刚才阿合马大人话讲得不对。”

八思巴说：“阿合马大人的话讲得对，殿下，我就是问心有愧，对您不够过于忠诚，不像阿合马大人。”

真金吃了一惊。八思巴接着说道：“太子殿下，我把心思都用在忽必烈汗那儿子了。”

真金说：“用在父汗那儿是对的，就是该用在那儿。”

八思巴说：“殿下，您这么说，就是不怪我？”

真金点了一下头。

八思巴说：“大汗令我整治吏治，还让我推行村社之制。”

真金问：“什么是村社之制，阿合马，你知道吗？”

八思巴说：“阿合马大人管财政，不过问吏治之事。”

阿合马尴尬地点了一下头，心想：等我捞足了钱，也像贾似道那样，向外卖官。听说刘秉忠之弟刘西坡的学苑都对外卖起了官，凶着哩。

真金说：“八思巴大人，村社之制又有什么好处？”

八思巴说：“社有社长，由众社众推举年事已高、通晓农事、家有兼丁之人担任，免去本人差役。”

真金点了一下头。八思巴接着说道：“还在北方设锄社，就是农忙之时，先锄一家之田，本家供其饮食，其余次之，旬日之间田可治也。”

阿合马说：“遇上会算计之人，到他家锄地，不给饭吃，如何？”

八思巴问：“不给饭吃？那么，谁还有力气干活儿？”

阿合马说：“饭有孬好，也可给一些粗杂粮吃，也可给一些白面大肉吃，管饱的吃法很多哩。”

真金笑了。

八思巴说：“殿下，你是否笑我不会说话？”

真金说：“我是笑阿合马毕竟是一个生意人出身。”

八思巴说：“生意人？阿合马大人会精打细算呀。”

真金说：“那他是不是过于苛刻了，光想让人给他干活，却不想管人家饭吃，给也不让吃饱。”

八思巴说：“忽必烈大汗又在路、府、州、县之下分设乡、都等级，统称为里；城镇之中有隅、坊组织，统称为坊。里和坊有里正、主首、隅正、坊正等办事人员，负责催办税粮，负责督促徭役。”

真金心中暗暗称奇，心想：如此庞杂机构，刘秉忠还真是费了些心神。这种层层设职之法，政事逐级上传下达，各地都如此建制，也就全国井然了。

阿合马说：“这一定又是刘秉忠的怪点子，设那么多职位，还不都是留给汉人当，这真是蒙古人江山汉人坐了。”

真金说：“蒙古人的江山，肯定是蒙古人坐的。”

八思巴说：“事实上也是蒙古人江山蒙古人坐的。”

阿合马说：“不对，那么多州长、里长、县长、省长，还有坊正、隅正、主首，不都是汉人？”

八思巴说：“坊正、隅正、主首可以是汉人的。”



阿合马问：“为啥？”

八思巴说：“因为太多的汉人，应当由汉人治理。”

阿合马说：“汉人人多势众，将来要反了，岂不易如反掌。再说，刘秉忠古里古怪的，不知他葫芦里卖什么药呢？”

八思巴说：“刘秉忠是忠于忽必烈汗的，可以说赤胆忠心。”

阿合马说：“我可不这么认为，殿下，八思巴大人总说刘秉忠大人忠于忽必烈汗，我倒想问一下，八思巴大人有什么可以令人信服的证据。”

八思巴说：“阿合马大人，你能拿出刘大人不忠之证据？”

阿合马叹了一口气说：“那还用说吗？他滥用汉人。”

八思巴说：“刘大人奉圣命，任用汉官也是经过忽必烈汗首肯，怎能说他滥用汉人呢？”

阿合马说：“可笑。”

八思巴说：“可笑什么？”

阿合马说：“殿下错看了你，八思巴大人。”

八思巴说：“阿合马大人，我刚才已经说过，我只是忠于忽必烈汗，因为他对我有知遇之恩，平定吐蕃之乱，全凭忽必烈大汗神威，我永远忠于他一个人。”

阿合马气得脸色铁青：“你！不知好歹，我和殿下是专程来找你商讨军国大事的，不知你会有如此蛇蝎心肠，不明是非，不识大体，不识时务。”

八思巴笑了起来。阿合马说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八思巴说：“阿合马大人真是好口才，会做生意。”

真金也有些生气了，大口大口地呼着气。

八思巴说：“多有得罪！阿合马大人，你也是汗国栋梁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都要为汗国着想。”

阿合马说：“八思巴，难道我不为汗国着想了吗？”

真金说：“我能听出来，八思巴不是一个笨人。”

阿合马说：“八思巴是笨人，天下第一大笨人。”

八思巴说：“我不笨。”

阿合马说：“殿下就在你面前，你居然不承认是对他忠诚，这不是天底下最大的傻瓜？”

八思巴说：“不是傻瓜。”

阿合马说：“就是。”

八思巴说：“只有不忠于忽必烈汗的人才是傻瓜。”

阿合马说：“忽必烈汗早晚要传位于真金的。”

八思巴说：“阿合马，做臣子的忠于大汗有错吗？”

阿合马说：“殿下专为你而来，未想到他错看了你，你居然不识时务。”

真金叹了一口气。阿合马和八思巴都止住言语，愣愣地望着真金。

真金悄然离去。阿合马尾随真金来到太子府门前，低声问道：“殿下，对八思巴这样的人，该用什么办法对付他？”

真金说：“你看着办吧！你是最忠于我的，阿合马。”

阿合马点了一下头。

真金说：“阿合马，不论做出什么事，都与我无关。”

阿合马又点了一下头。

真金说：“干什么事都要干净利落，出手要快。”

阿哈马说：“我会的，太子，一定会快刀斩乱麻！”

真金说：“斩乱麻？阿合马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阿合马说：“殿下，你不用多问，我知道。”

真金问：“我是想问，什么是斩乱麻？你说。”

阿合马说：“殿下，我的意思你应该懂的。”

真金摇了一下头。

阿合马说：“殿下，你真的不懂我对你的心意？”

真金说：“我一直都认为你是个大智大勇之人。”

阿合马说：“我不会辜负殿下对我的期望。”

真金说：“阿合马，我可什么都没对你说。”

阿合马点了一下头，转身而去。在他转身离去之时，真金分明看到阿合马嘴角露出的那一丝笑，是一丝冷笑。

过了几日，阿合马途经沉堂寺门口时，听到里边有诵经传道的声音。

“安童？”阿合马吃了一惊，“安童真的在里面呢？”

安童也好像看见了阿合马，对阿合马点头致意。

不知为什么，阿合马对安童顿生一股怜爱之意，他下意识地安童招了一下手，安童笑咪咪地朝他这边走过来，边走边吹着口哨。

“在这里还好吗？”

“好。”

“没想到你真会来这里读经书。”阿合马笑着说，“你能到这里来，也是殿下所期望的。安童，我们都应当为殿下做些事，特别是你。”

安童点了一下头。

阿合马说：“也并非是说忠于殿下就是不要忠于忽必烈汗。我们为人臣子，当然是要忠于大汗的。”

安童笑着说：“阿合马大人果真这么想？很好。”



“我就是这么想。”

“有人说你只忠于真金殿下。”安童笑嘻嘻地说。

“一定是有人陷害于我。”

“阿合马大人，真的没有人在我面前说你的坏话。”安童说，“刘秉忠大人之弟在这里主事，你是否见他一下？”

“刘秉忠？”阿合马咬牙切齿地说，“这个奸贼。”

“刘大人不奸。”

“他是奸恶之人。”

“阿合马大人，我像尊重你一样敬重他的。”安童说，“你们都是忽必烈汗的重臣，汗国离不开你们的。”

“能。”

“不能。”

“安童，你马上就会明白的。”阿合马咬牙切齿地说。

“阿合马大人，你有什么心事吧？”安童依然笑嘻嘻的。

“没有心事。”阿合马说，“我能有什么心事呢！”

“没有更好，咱们都应把心思放在治理汗国上。”安童说，“眼下汗国初定，忽必烈汗正鼎立新政，我们都要为大汗效犬马之劳，为大汗甘心做出丰功伟业而不露名。”

“不露名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就是干什么事都不留真实姓名。”安童说着笑了起来。

阿合马能感到安童的笑里隐藏着什么，但他又一时猜不透。

阿合马在朝中颇感孤单，放眼朝野，唯自己一人与汉臣争执。他看到忽必烈颇为倚重安童，便想拉住安童，成为自己阵营的人。

夜幕落了下来，安童所住的院子蒙着一层惨白的月光，罩在头顶上的天空，有着稀稀疏疏的星星，亮亮的，仿佛一些光明的泪珠就要坠落。

阿合马悄声走了进来，对安童说：“我是特来请教一些事宜的，特来相扰，请勿见怪。安童，不知你还有雅兴小酌呢。”

安童正在独自饮酒，他一杯接一杯地喝。见阿合马到来，并不起身，还是自斟自饮着。阿合马有些难为情地笑了一下，安童捏起几粒花生米，放在嘴里，咯嘣咯嘣地嚼着，冷冷地说道：“来了，坐。”

阿合马兀自找来一个酒杯，与安童对饮了一杯，说：“刘秉忠他们所谈的是什么？为什么能迷住忽必烈汗？”

安童说：“就是程朱理学所说的理，也叫天理。”

阿合马冷笑一声说：“这个世道，从哪儿谈天理呢？”

安童说：“刘秉忠认为的天理就是万事万物产生的根源。”

阿合马嗤之以鼻：“什么根源？中原汉人就会故弄玄虚，他们只是妖言迷惑忽必烈大汗，可笑，大汗居然还信刘秉忠他们那些汉人。万事万物，有什么根源？还不是长生天来决定的。”

安童说：“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来着，可忽必烈汗不听。”

阿合马说：“那他听谁的？还不是刘秉忠他们那些汉人？”

安童说：“刘秉忠大人和王社教、龙广天书他们那一帮人在忽必烈汗面前，红得发紫。”

阿合马叹了一口气：“我很担忧。”

安童说：“忧从何处来呀？”

阿合马说：“我有句话，不知你肯不肯听。安童，如果你听的话，在下就是来献计的，咱们携手共敌刘秉忠。安童，殿下也看中你是个人才，英俊年少，将来必成大器。我不相信咱们斗不过刘秉忠。”

安童呷了一口酒说：“刘秉忠提出三纲五常、伦理道德，他就是想用儒家思想去影响忽必烈汗。”

阿合马说：“何为儒家思想，它怎能影响大汗呢？”

安童说：“‘以马上取天下，不能以马上治天下’，这是汉儒们经常劝谏忽必烈汗的。现在，忽必烈汗很听这些，也信这些。”

阿合马呷了一口酒说：“不能以马上治天下？谁信？”

安童问：“什么谁信？”

阿合马说：“谁信服你？谁会那么老实听话？汉人吗？不可能的。一有机会，汉人就会反的。”

安童说：“汉人会反？忽必烈汗如此英明，怎么可能？”

阿合马微笑一下，并不言语。他呷了一口酒，居然站起身，端起酒杯，在庭院中转悠起来。这是墟城师苑墙东边的第一个巷子，院主是黄捣主。黄捣主在捣鼓一些南北鸡蛋生意，院落有三间主房，一个庭院加上一条甬路直通大门。大门是坐北朝南开的，门两旁的池陂搞煤生意，东旁是一片小店。安童很能理会汉人用意，他只是想尽快在经堂院学完忽必烈汗要他学的儒家学说。他知道忽必烈汗已对自己允诺下来的事情不会变的，他也知道自己虽然年少，总归是青山遮不住。他就要出来为忽必烈汗做事了。

安童走近阿合马，用手拍了一下阿合马，把阿合马吓了一跳。

“安童，你吓着我了。”阿合马笑着说。